

因无法获得多数票支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撤回新医保草案

特朗普遭遇执政以来最大挫折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松

当地时间24日下午,共和党籍众议长罗·瑞安在与特朗普总统会面之后宣布放弃在国会推动新版《美国医保法》,此举被认为是特朗普遭遇执政以来最大的“滑铁卢”。共和党人恨之人骨的奥巴马医保得以暂时继续执行,同时也使美国政坛有关特朗普及共和党在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背景下仍无法施政的批评声浪再起。

民主党无一支持 共和党数十人“反水”

医保政策事关数亿美国人的健康与福利,更影响到两党选票,因此向来是最重要的国内议题之一。批评奥巴马医保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去年11月大选中同时拿下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的重要武器之一。不过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投入极大精力和资源的《美国医保法》仍然遇到强有力的阻击。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237席的明显优势,但直到23日下午,拥有20余名议员的共和党非正式组织“自由连线”仍反对该法案,另有至少22名和10余名共和党议员表示将不参加投票和投反对票,而193名民主党议员则无一支持新医保。众议长瑞安24日下午正式宣布,由于缺乏足够支持,新医保案将不会进行投票,共和党将推进医改等其他立法议程。这位年轻的议长随后被批上任至今尚未能敲定任何一项主要议案。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洛西称新医保的流产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民主党议员团结一致,使美国避免了特朗普医保“灾难的降临”。她表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不会就此罢休,警告民主党人和支持者需要继续战斗。

特朗普总统24日下午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承认其新医保案失败,不过将原因推到对手身上,“我们没办法得到民主党议员哪怕一张票”。他对众议长瑞安表示支持,称瑞安是一位出色而勤奋的议长。特朗普称,他将不会敦促国会的共和党人在近期再度修改新医保案并将其付诸投票,并表示将转而推进下一个主要国内议题。特朗普称,最终支持该法案的议员可能仅缺十余票,但仍不足以获得胜利。共和党表示,他们将等到奥巴马医保遇到“致命问题”,从而引发美国强烈反对时再推动新医保法案。特朗普称他相信最终民主党人会主动要求医保改革。他还表示,自己从未说过要在执政两个月废除奥巴马医保,不过媒体立即指出,特朗普在竞选时数次声称他将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废除奥巴马医保。

美国媒体称,在民主党人妥协之前,共和党选票将越来越对白宫和国会感到不满,因为竞选承诺无法兑现。过去七年里,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主张废除奥巴马医保,批评其让民众缺乏选择,导致中产阶级负担大涨以及政府赤字上升。但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始终找不到更好的医保替代方案。本次医改失败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个人的重大挫折。按白宫发言人斯派瑟的说法,特朗普极为重视该法案,亲自接见或打电话给至少120位议员,但最终收效不明显。副总统彭斯、首席策略师班农等也参与了游说国会的工作,其中班农被认为与“自由连线”关系密切。

特朗普的威胁和妥协 都未让党内反对派点头

分析称,本次医改失败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民主党人的危机感空前深重,从而团结一致,没有一位民

主党人表态支持新医保;二是共和党在此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代表部分极端保守议员的“自由连线”指责编安主导的新版医保保留了太多奥巴马医保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允许26岁以下的年轻人使用父母医保,以及禁止保险公司由于已有疾病而拒保等条款。他们称,该版医保为“轻量版奥巴马医保”。尽管特朗普直到23日下午还专门与“自由连线”领导人见面做工作,但后者仍未改变立场。与此同时,部分温和派共和党人却认为新医保动作太大,尤其是大幅削减

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持等措施将使自己选区的医保缺口增大。

到23日,共和党一些关键议员,包括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弗雷林古森和瑞安的重要盟友考姆斯托克等明确申明反对新医保。特朗普总统随后威胁共和党内的反对者,称如果他们不支持新医保,就等于让奥巴马医保继续生存。分析更称,如果特朗普愿意,他甚至可以让这些反对派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下台,因为他对于基层共和党选民的影响仍然很强。不过并没有多少议员因为特朗普的

威胁而改变立场。24日上午,特朗普为争取拥有至少20位众议员的“自由连线”做了最后一次让步,表示可由各州自行决定10种主要健康福利的取舍。不过“自由连线”于当天下午拒绝了这一交易。让形势雪上加霜的是23日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支持新版医保的只有17%,而高达56%的民众表示反对,26%的人不置可否。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医保法》的折戟对共和党接下来的施政影响很大。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均表示,接下来

将推进税制改革。比起医保,税制改革争议更大。不仅两党立场针尖对麦芒,共和党内在边境税等问题上也存在激烈交锋。财政部长姆努钦24日表示,政府将致力于推进税制改革,目标是削减企业和个人税负。他首度承认,此前确定的8月份之前完成国会立法可能比较困难。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如果税制改革再告失败,美国政坛的风向将吹向民主党,后者在明年底进行的中期选举重新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希望将上升。(本报华盛顿3月25日专电)



24日,特朗普(中)在《美国医保法》草案被撤回后会见记者时神情尴尬。

新华社发

纽约上演针对富人的“增税大战”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袁博

正在接受美国国会审议的特朗普重大减税方案,普遍被视为让利于美国收入水平最高的1%家庭的举措。但有些身居纽约州的富豪却并不领情,集体请求增加“富人税”,以帮助济贫。此外,纽约州议会除正在酝酿延长并扩大“富人税”之外,还计划征收“豪宅税”。有分析称,由于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不论是富豪们的“良心提议”,还是众议会的“吸血计划”,要想成真恐怕皆非易事。

80位富翁集体请求增加“富人税”

美国《纽约邮报》日前报道,包括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史蒂文·洛克菲勒以及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在内的80名富豪致信纽约州议会和州长安德鲁·库默,称他们和其他最高收入者理应支付更多的税款,用来改善教育和基建,以帮助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是时候对纽约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了”,信中称,“我们需要投资帮助那些贫穷的同胞摆脱贫困并提高生活水平,包括建设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公共教育体系。我们还需要对脆弱的桥梁、隧道、水路、公共建筑和道路进行投资。”

据报道,这封联名信要求纽约当局

向高收入者征收新的高收入税,以筹款20亿美元完成上述计划。许多著名富翁都是百万富翁,所有人年收入都超过65万美元,是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

有分析称,这项提议将在州议会面临重大的政治障碍。纽约州议会占多数的民主党对百万富翁增税原本就赞成,但共和党主导的州参议会则持反对立场。去年的提议就因此被议会忽视。纽约州合作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瑟琳·哈尔德称,在信上签名的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继承或投资获得财富的,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仍会导致一部分高收入者离开纽约州。她还指出,在纽约州,中产阶级承担了相当大的增加所得税所带来的负担。

此前,特朗普一直宣称要废除遗产税,推翻替代性最低税和下调个人所得税。在此前的国会演讲中,他也宣称其经济团队正在推进历史性的税收,这将降低美国公司的税率,同时他还会为中产阶级提供大量减税。就在上个月,特朗普内阁表示,他们将最迟在今年夏季或者秋季国会休会前完成美国税制改革的最后版本。

据悉,目前纽约州议会正在磋商州府的预算细节,必须在4月1日前提出一份详细的州预算。控制州众议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一份对百万富翁增税的计划,但州参议会由共和党人领导,他们反对任何提高高收入的计划。

因调涨“富人税”被批“吸血鬼州”

纽约市长白思豪22日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推销其“豪宅税”提议时表示,增税目的为对抗特朗普,“是时候反抗特朗普使富者更富的经济政策了。”

该提议计划向价值2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额外征收交易税,税率由目前的1%调高至2.5%。另一方面,他还计划延长年内即将到期的“富人税”。家庭年收入超过200万美元或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每年将被额外征收8.82%税款。

白思豪指出,特朗普提出的经济政策,只会对富豪、企业减税,“而增加‘富人税’、‘豪宅税’正是为对抗特朗普。他还表示,新税项产生的收入足以使2500名老人住可负担房屋,他希望该政策获得议会及州长支持,并指出‘买得起200万豪宅的人,这些税对他们不算什么’。”

这已是纽约州今年以来第二次提出针对富人的增税计划,纽约州众议会1月份公布一项计划,计划延长并扩大即将到期的“百万富翁增税方案”。计划将新的税率向收入为500万至1000万美元的人征收9.32%,收入为1000万至1亿美元的人征收9.82%,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人征收10.32%。

经估算,调涨“富人税”后,纽约州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56亿美元,远超州长库默2017至2018年预算方案中的数

目。库默曾提出“百万富翁增税率”,将收入为100万以上人群的最高税率提至8.82%,该方案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纽约州众议会议长卡尔·黑斯提称这样的调涨将“推进收入平衡”。“通过增税,可以确保我们的社区拥有更好的学校,纽约人能获得更好的健保。”

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纽约州参议会的大部分成员已表明反对支持,而民主党籍的州长库默虽支持延长“富人税”,却无意征收“豪宅税”。库默办公室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但去年民主党人想要向富人增税时,库默曾站出来反对。

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对库默的提案感到不满,并反对新的增税方案。共和党参议员斯蒂芬·麦克劳克林说:“这项提案不会获得参议会通过。这表明纽约已经不再是财富帝国了,更像是一个‘吸血鬼州’,我们不断增加税率,逼迫大家都搬离这里。”

州参议会多数党领袖约翰·弗拉纳根表示,他反对向富人增税。“虽然口头上说‘向富人征税’非常简单,但很多富人可能明天就会因此搬走。凯瑟琳·哈尔德表示,这项提案会将富人赶走,同时流失的还有他们创造的就业。”增税方案基于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州内最成功的企业家会把他们挣到的每1美元中的54美分上交给政府,换取能在纽约州生活和工作的特权。”(本报纽约3月25日专电)

欧盟峰会召开 罗马严阵以待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欧盟特别峰会25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本次峰会以“欧洲:我们的共同未来”为主题。会议期间,除英国以外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和欧盟机构领导人将共同讨论欧洲和欧盟的未来。

峰会东道国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在峰会发表致辞称,欧盟领导人必须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获得人民的信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峰会发言时强调,团结才是确保欧盟继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本次峰会在罗马市政大楼内的奥拉齐和古里亚大厅举行。这个富有历史艺术气息的大厅曾见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多个重要文件的签署,除《罗马条约》外,旨在保障欧盟有效运作的《欧盟宪法条约》也在这里诞生。

这本是值得欢庆的日子,却因23日发生在英国伦敦的恐袭事件蒙上了一层阴影。24日傍晚,熙熙攘攘的街道游人如织,但是随处可见的军警车,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让人们感到了些许紧张。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恐袭事件发生后,意大利内政部长尼尼蒂蒂紧急召开了反恐战略分析委员会会议,当局已经将意大利安全警戒级别升至最高。罗马的大小景点、地铁站、机场、火车站,以及通往罗马的所有主要高速公路都增加了警力。

25日,罗马除了将迎来27国领导人,还将举行大规模游行活动。预计将近两万人的多支队伍聚集到市中心区域游行,这将使当天的安保形势更加严峻。

为保证25日活动当天的公共安全,罗马警方部署了400多个检查站、百余台监控设备,逾5000名警员负责现场安保,在市中心指定区域内禁止一切无通行证的人员进入,同时还关闭了部分政府公共建筑、博物馆、景区以及学校等公共场所。

此外,意大利民航部门已对罗马市中心的领空下达了“禁飞令”,禁令针对商业和紧急航班,超轻型飞机和无人机,直到25日晚11时才会解除。数十条公交、地铁线路也将临时改道或停运。

普京“突击”会见勒庞

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会晤了到访的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俄方坚决否认这次会晤是为勒庞“站台”和试图干扰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

23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即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拉茨基宣布了勒庞定于次日到访的消息。按照斯拉茨基的说法,他个人向勒庞发出访问邀请,以促进俄议员与法国政界之间的交流。勒庞和俄罗斯双方都没有透露她是否将与普京会面。勒庞24日首先会晤了一些俄罗斯议员,然后俄方宣布,勒庞将前往克里姆林宫,参观法国艺术展。

稍后,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勒庞。

由于法国定于4月23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而以现阶段的支持度,勒庞有望在首轮投票中胜出,进入第二轮投票,因而这次访俄时间点敏感。这名极右翼政党的国民阵线领导人先前向俄方“示好”,主张解除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加强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勒庞的保守派政见和对俄立场与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类似,而美国情报机构帮助俄方干扰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帮助“亲俄”的特朗普当选。在法国,眼下支持率领先的独立候选人马克龙阵营也称,俄官方媒体向马克龙“泼脏水”,为勒庞“助战”。法国政府也向俄方发出警告,不得干扰法国总统选举。

俄方一直断然否认干扰美国和法国选举,普京会晤勒庞时重申了这一立场。“我们高度重视与法国的关系,同时,我们致力于与法国执政党和在野党方面保持同等关系。”普京说,“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干预(法方)事务,但是我们保留与法国各政治力量代表对话的权利。”

与普京会面后,勒庞告诉媒体记者,她与普京讨论的话题不包括俄方向她提供资金支持。国民阵线副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波当天也告诉法国媒体:“我敢百分之百保证,我们不会从任何俄罗斯银行贷款。”勒庞还反对俄罗斯干扰法国总统选举的说法。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勒庞主张,法国与俄罗斯应在许多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在能源和反恐方面。另外,法国应平衡地与俄罗斯和美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勒庞当天还重申,她反对制裁俄罗斯,表示如果当选,优先事项将包括考虑解除对俄制裁。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专家视点

■李冠杰

3月22日,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灰色现代i40汽车撞向威斯敏斯特大桥上的行人,等汽车撞到议会大厦围栏后,袭击者下车,持刀捅杀一名英国国会议员正在召开的议会下院,后被击毙。这是英国自2005年伦敦“7·7”爆炸恐怖袭击以来发生的最让人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政府没有有效的方式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者的思维观念仍旧没有发生点滴变化,英国主流价值观未能转变英国本土土长恐怖分子的价值倾向。

英国一直在寻求措施,努力防范恐怖袭击。在2001年美国“9·11”和伦敦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议会不断修订反恐立法,相关部门的权力不断加强,比如2006年的《反恐法案》扩大了国防部、警察机构等部门的相关权力,规定对涉嫌嫌疑对象可以羁押三个月。《反恐法案》的修订为反恐执法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理顺了各种权力关系。

除了制定法案外,2003年英国内政部还制定出反恐战略,以全面、深层次地应对

“英国价值”无法改变恐怖主义意识

恐怖袭击。英国政府不断修订这项旨在降低恐怖袭击风险的长期战略,最新一次修订是在2011年。这一次,反恐战略除了继续秉承追踪、预防、保护、准备的四项原则外,又增添了三个新目标,即应对恐怖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和推动恐怖主义发展之英国带来的威胁;防止人们走向恐怖主义,确保向他们提供建议和警告;与一系列有极端化风险的部门和机构(包括教育、宗教、卫生和刑事司法等)进行合作。可以看出,预防恐怖主义的战略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细化,要求各职能部门配合也越来越深入。

英国政府制定并不断修订了《反恐法案》和预防恐怖袭击的战略,在内阁危机应对办、警察局、内政部和各情报部门通力合作和配合下,英国本土受到恐怖袭击的风险降低了,反恐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这一战略没有阻止成百上千的在英国本土土长的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他们放弃英国社会的高福利而奔赴叙利亚、伊拉克投入战斗。从这点讲,反

恐战略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在应对过程中,英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加强英国主流价值观以抗拒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在概念的界定上,英国政府把极端主义与英国价值对立起来,凡是口头或行动上反对英国基本价值都属于极端主义,而这种英国基本价值包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相互尊重、对不同信仰的宽容。

每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后,英国首相在讲话中都在提及英国价值。这一次也不例外。在冲击议会大厦的恐怖袭击发生后,首相特雷莎·梅在讲话中指出:“这次袭击选择的地点绝非偶然。恐怖主义选择在首都的心脏地带发动攻击,而这里是各种民族、宗教、文化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庆祝自由、民主、言论自由的价值……我们议会代表的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得了全世界自由民族的仰慕和尊重。这也是为什么这里会成为反对这些价值之人的目标。”这一番讲话把所有恐怖袭击都与反英国

价值联系在一起,只要发动恐怖袭击,就是反了对英国价值体系。英国价值成了应对恐怖袭击的普遍原则。

实质上,英国价值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核心原则之上,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显然就是英国多元文化的象征。然而问题在于,多元文化从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涵盖了塑造恐怖主义的文化,赞成多元文化也就无异于承认了产生恐怖主义的文化。只不过,在恐怖袭击发生后,这种恐怖行为才被即刻定性为反英国主流价值的。试想一下,发动此次恐怖袭击的这个人如果只是开车到威斯敏斯特大桥兜风,甚至到英国下院去观看辩论,他是否就是多元文化的支持者、是英国价值的拥护者呢?显然不是。每个人的价值体系都是由传统和现实塑造的,改变这种认知非常困难,尤其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当代英国,试图改变沉睡在多元文化之中的恐怖主义则更加困难。

在当前的英国,多元文化孕育着极端文化,宽容养育着不宽容,这或许是无

法解决的后现代困境。也或许,在当前的时代,不同观念之间的交流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同制度之间的对话仍然存在无法解决的瓶颈,生活在不同民族共同体空间的人们只是在自说自话,越坚持自己的理念就越把他者甩向远方。人类可以有共同的理念,问题不是通过打打杀杀才解决的,只有对话和表白才能让对方了解自己,也只有承认和尊重才能和谐共处。然而,不可否认,达成这种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虽然“伊斯兰国”(IS)承认为此事负责,这次恐怖袭击属于一场国际恐怖主义,但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次恐怖袭击者是英国出生的,为什么在多元文化的英国价值体系影响下和英国反恐战略的干预下极端思想仍旧没有改变。是恐怖主义不可改变,还是英国价值存在问题,抑或让对方改变才是最致命的要害,这需要人们去认真探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